

成人組・短篇小說

首獎



蔡昀庭

棄文習舞，因舞涉影，為影策展，然後知不足，埋首就文。創作之必要，一如食色性也。

一日

解了幾天宿便，正享受排空的成就感，按下沖水瞬間，回堵的黃金滿溢，真是樂極生悲。小寶他媽又打電話來抱怨小寶沉迷線上遊戲，還找同學一起，搞得家裡充滿青春期男性賀爾蒙的氣味，說著竟告解小寶他爸蜜月時如何需索無度，而後無法過正常生活，長期住在精神病院裡。

我知道小學老師要早睡早起，只是，星期六清晨六點，打給兒子的高中老師說這很正常嗎？沒說出口，懦弱地聽著，不會知道後來小寶考上政大，隔年重考進臺大，再後來，他高中同班同學，去夜市跑警察跑出三家服飾店，買三間房子，遇到時提起小寶說他媽在大賣場遇見小寶他媽說小寶，出家了。

等她講完，已經沒時間吃早餐，趕緊洗漱著裝出門兼家教。隔壁房門敞開著，雙人床邊擺設兩臺電腦主機，兩個大男孩蹲擠在螢幕前，玩線上遊戲，女孩從殺戮和爆破聲中溜出來撞見我，慌張地介紹自己在對面樓下家庭式美容院洗頭，很快就要當設計師。看起來還是個孩子，沒上學？

「你看起來好像老師，現在的學生很不好教，不爽就會整老師……」她同情地看著我，好像我是妓女，會被欺負折磨好慘好可憐。

門邊堆著幾個未拆的紙箱、大袋衣服和被褥枕頭，小房間到底擠了多少人？之前住的是工作時間不定的性服務者，垃圾累積很大包才搬下樓，深居簡出低調做生意。再之前是做工的，從花蓮北上的原住民，在工地為人蓋房子，有時三更半夜回來，敲我房門，說是喝醉了鑰匙打不開，我轉開他插在門上的鑰匙，隨即回房關上門，兩三次之後不再理會，他對我的房門施拳腳，擊打我的睡眠，直到酒駕累積高額罰款未繳成了通緝犯，警察凌晨撞門，房東派人收拾，我瞥見不到五坪大，堆滿空酒瓶、鐵鋸罐、寶特瓶，有高梁、台啤、保力達B、蘋果西打，還有很多橋下路邊賣的盜版A片碟，超商關東煮的碗，餿掉的廚餘，衣褲沾滿泥塵散落四處。

「你要溜去哪裡？跟人家說幾點就是幾點，做不到就不要答應……不去學校，翹課，現在怎樣，翹家，家裡你也待不住……」肥碩的媽媽現身陽臺罵個不停。

「靠杯，你監視我！」女孩跨上男人的摩托車，揚長而去。

我在警衛室留下機車鑰匙換電梯感應磁扣。家教學生埋伏在中庭花檯後面，悄聲跟著我，穿防彈背心，揹登山背包，手上是仿M1911突擊步槍，見我已知是他，便開槍對著花檯那邊射擊，正在散步的蝸牛當場殼碎爆漿；警衛走向他，想阻止，他往魚池邊丟一顆手榴彈，瓦斯引爆B B彈噴灑開來，煙霧瀰漫。

我向後退開，他攔住我，不讓走，說家裡沒人。那我更要走了。他繞圈快走，渾身焦躁，涕泗縱橫，哭得很可憐的樣子，經過的鄰居紛紛走避，警衛退回社區大門口

遠遠看著。擺爛不管算了，我轉身離去。他大吼：「不是我！不是我！」像頭小獸咬著 iPhone 咆哮，不知道談妥了怎樣的交易，他向電梯走去。

我跟著上樓，屋內滿地 BB 彈，進行過某種實驗後的灰燼，麥當勞包裝垃圾，番茄醬糖醋醬，還有被當成槍靶打爆的雞蛋番茄石榴，四濺的蛋汁果漿和紫黑色不明液體浸染柚木地板。他走進主臥房，再出現時左手抓室內電話，右手用鐵鎚，然後換成電鋸，對主臥室門框行刑，並將話筒貼近收音給「媽媽」聽，發洩完了，從褲子口袋裡摸出一瓶深紫色的過錳酸鉀粉末，倒進流理臺，灌入甘油跑開，煙臭味瀰漫。他猛然轉身衝我笑，扭動身體，手扶桌沿，搖臀擺尾，一邊發出猥褻的怪聲，自我感覺淫蕩。

「有種脫掉褲子掏出來，看是要射精還是要大便。相不相信我可以讓你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？」

「每個人都可以。」他瞬間恢復冷靜。

「媽媽」總算回來，開門朗聲道：「他不想上課就算了，我請老師喝咖啡。」關門、上鎖，下樓，離開災難現場。

「他一個人在裡面……」

「別管他，不用太擔心。我曾在這家店喝過一款單品，莊園等級的手沖咖啡，很厲害，有紅酒的後韻。好像也有一些風味特殊的進口啤酒，要不要試試？」

「不太行，最近好像缺鐵缺鈣，要騎車也不能喝酒。」

「他們應該也有新鮮現打的果汁。」

「他其實不是我生的。」

「他『爸爸』知道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我們沒結婚。當時想要收養。我年輕時，有個婦產科醫師男朋友，緊迫盯人，很病態的。他們那種人很執著，做愛做個不停，搞得我實在受不了……我們找他幫忙。他小時候非常可愛，天天菲傭抱他去吃大飯店。我不煮飯的。」啜飲一口咖啡，接著說，「朋友說我挑一輩子，最後檢到這一個……」尖銳大笑。

「人生本來荒謬沒有意義。」

「對，荒謬！我拖他到窗邊，跟他說一起往下跳。沒有誇張，真覺得他隨時都在強姦我，他們那種人可以隨時失控！帶去美國，沒有學校肯收他，我回臺灣找市議員、立法委員幫忙，臺大的教授說，要不是我……鄰居都抱怨說公共危險，我打算聯繫警察，把那些玩具槍帶走。」

「他怎會有那些槍？」

她歎氣，皺著眉頭說，「他『爸爸』賄賂他，買給他，後來他自己上網買。」

「他哪來的錢？」

「他『爸爸』給的零用錢。」她就著咖啡優雅地吃起鬆餅，「不敢吃？怕胖？我

勸你趁年輕不感興趣不要馬上畫清界線，想要什麼盡可能去要，讓他帶你去沒去過的地方，你知道有些場所只有男人才能去，」她曖昧地瞅睬，很享受地品味一小口純鮮奶可可冰淇淋。

「不要虧待自己。我一向知道能從別人那裡要到什麼……」

「我一向知道別人想要什麼。」

可能有一點後悔，覺得自己口無遮攔，她幽幽地說：「人是最難弄的。」

「我也經歷過情婦……你不知道逢年過節多難受。我和他『爸爸』沒結婚，但我們決定要一起生活還是有宴客，我的男朋友，滿滿兩桌，那真是……」

她難掩得意笑著繼續說，「我和他『爸爸』住到這個社區，九十九朵玫瑰的追求攻勢繼續上門，勞斯萊斯法拉利保時捷凱迪拉克輪流停在社區門口，我漸漸覺得會有報應，推擋掉了……我跟你說，女人一定要有錢，要為老後打算。一個朋友得血癌，才四十一歲，每天光吃藥就兩千多塊，還好之前買了防癌險，給付百分之九十，」她拿出一疊資料，「要是沒錢沒保險，得癌症就死定了。壽險每年領生存金，比股票基金有保障，活愈老領愈多……不想結婚不生小孩也無所謂，可以搭配生前契約照顧你的身後事，萬一發生意外，等於說你存一筆錢送自己上路。餓不餓？喜歡吃什麼？幫你點份套餐，邊吃邊聊。」

「我祖父今天出殯，得去參加告別式。」

「怎麼不早說？今天就別來了，真不好意思，耽誤您了。」

到的時候，公祭似乎已經結束，遠道的親戚紛紛離去。幾個姑姑從小送人養，大姑媽嫁人生養九個小孩，纏綿床第走了。總愛走到巷口逢人便告狀祖父揍她的祖母、獨自在馬路中央放聲哭嚎，沒人安慰她，像是不相干的瘋子；父親似乎忘記自己老是在以前逢年過節才吃肉，我祖母獨留雞腿給他，揶他到十歲。

母親張羅喪禮，一副受盡委屈被幹譙被虧待好辛苦好可憐的樣子，心裡卻始終認為她才是最強的，暗地裡和人較勁，要我寫文言文祭文，向政客辦公室索討輓聯。像她發明怪招參加成人泳賽那樣，雙仰手加蛙腳，用粗暴的姿勢破紀錄；關節退化仍執意跑馬拉松，拚命要贏，泳渡鯉魚潭最後搶灘昏厥；自認很專業地搶業餘的獎，那些在事業上已獲成就的成人不計較大會把獎讓頒給她，畢竟玩到出師未捷差點身先死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

大伯在天將破曉時，卡痰，送醫昏迷幾天，救不回來，死後，祖父一再怨歎我伯母和孫子要不到錢就偷，獨自搭公車走路上門投靠；活過兩次世界大戰，在日本人、美國人、中國人槍下都活下來了，想不到會被祂最看好「強公勝父」的兒子送進養老院，獨自斷氣。

一心想隱瞞將父親送進養老院獨自斷氣，父親在餐桌上抱怨落屎，亂吐殘渣或痰，

質疑母親怎會只有他拉肚子，只有他滿口爛牙，把菜餚戳弄得像廚餘；母親安之若素，嚼她的菜，茴香筍絲空心菜地瓜葉，一口接一口。父親無肉不歡，吃不了素齋，叨囔母親不好幹，要去外面跟人生兒子；說他衰才娶我母親，憎惡她愛錢，後悔賺的錢都給她。母親冷冷地說，那點錢這些年買菜煮飯洗衣都不夠。

怨恨完母親換酸我，你是賺多少那麼晚才到？當年我一個貨櫃出去就多少，你沒有多行啦！哪比得上我一根卵葩毛？沒有人叫你來出世。我永遠是他酒後的精子瞎搞亂闖。母親緩頰說我們一直希望你當老師就好，教小孩很快樂又穩定，我們這種出身，不會大富大貴。

當年的貨櫃，父母沒有投資在我身上，寧可跟風當時盛行的啤酒屋吃掉喝掉嗨掉爽掉，還阻止木訥的祖父給我錢，說小孩子不該拿錢。祖父給我錢，父母便要給祖父錢，等於父母給我錢；省去矯情麻煩，深恐我有了錢，翅膀硬了飛走，拋下自己的父母，像他們那樣？

祖父疼孫與我被愛的可能，都被剝奪了。

那時臺股行情正好，小學導師在地下室「聽股票」，我在樓上教室裡幫老師教課管秩序，放學後，同學到老師家裡補習。我沒補習沒零用錢，父母認為小孩好騙，當老師的都靠騙小孩賺錢；他們不願被騙，卻希望我長大後當老師騙別人錢？一再耳提

面命我們什麼都沒有，你只能努力讀書當老師。

有一天，班上同學請客，要我們都去合作社，想吃什麼想要什麼隨便拿，她偷了同學的補習費，太慷慨以致東窗事發。父母要我下跪，痛打，罵我當共犯還叫上妹妹丟人現眼，丟擲我的獎盃獎牌，撕碎獎狀，沒有人追究違法補習的老師。

我認命苦讀，一路靠獎學金公費，到處兼家教，餐館咖啡店打工，學煮咖啡烤蛋糕做特調與甜點，和警察上門就跑的外勞一樣蹲在後門外大廚餘桶邊吃飯。每星期日近午上傳統市場採買賣剩讓價的蔬果，偶有倒店雜貨統統十塊，逢換季成堆的倒店衣褲一件二十，見獵心喜挑揀，剪去吊牌線頭單獨洗淨，以防染色。

剩女吃剩菜剩果穿剩衣用剩貨。

父親一時興起庸庸碌碌慾壑難填，怨巧者拙之奴，恨懷才不遇見不得我好；母親不明所以地耗去青春，急忙透過運動賽事自我實現卻加速廢退。

父母給我沒有底的匱乏，我無法拒絕，只能拒絕走入家庭；不管在什麼狀況下都不要讓自己受孕，不要評斷別人靠爸靠母，徒然洩露自己無依無靠羨慕嫉妒。

父親提起無緣的表妹，說有了我的孩子，那我們就生下來。

記得周叔叔？我這輩子唯一的朋友，我高中同學，我要他幫我偷偷去看，發現已經訂婚的表妹似與公司經理一起去看電影，便退了婚事。

訂婚那時「帶路雞」亂跑飛走，你三嬸婆也說，娶姨做某，毋通娶某做姨。

父親幾杯黃湯下肚，泣訴祖父在養老院裡如何被綁住凌遲，母親冷冷地說，他隨地拉屎凌遲人。你媽為什麼一直叫你不要喝酒，喝酒誤事，懷上你，結婚前抽到天下籤：飛蛾撲火。都說要暗婚，你媽怨恨一輩子。

你周叔叔移民紐西蘭，好多年了，一直邀我去玩，辦一辦，去走走也好。

母親放下碗筷，從包包裡掏出平日嗜好的肉餅，邊吃邊嘀咕要是我出嫁她要做出款喜餅廣贈親朋好友。我說跟人約了看房子，母親說不是住得好好的，不然搬回來，房租給我們補貼家用，大家可以吃好一点。

鄰居經常對著我的窗戶打麻將，夙夜匪懈，Home 趴愈夜愈熱鬧，母親說你不會關窗戶，窗簾拉上？

打麻將的人窗戶敞開光明磊落，我業障深，要閉關？

怎可能搬回去住，父母以愛之名，對我做了只有犯罪、被通緝，警察才能對我做的監控，翻閱我的日記書信，甚至凌晨出現在租屋門口叫醒我，要我開門，為了他們想得到的回應。

騎車在路上，我想起之前車禍，深夜，獨自在路上滾了幾公尺，差點死掉。母親責怪我怎把機車撞成那樣，捨不得她花錢買的機車；那個要我從他屁眼插入牙刷助他自慰的男人追問機車的下落，詫異那車若他接手明明就還可以騎竟被我母親賣掉。

騎到北海岸濱海社區門口，警衛要我押證件，問我看哪一間？查資料後，熱心地說社區委員會的黃小姐剛好來管理中心，是房仲也住這裡。黃小姐聞聲出來，給我一張名片，問我看哪個物件？哪位仲介帶看？我說剛打了電話，房東說在路上正趕過來，要我自己先逛社區。

「房東姓什麼？電話幾號？」我說了。

「他跟你說他是朱先生？」黃小姐怒罵警衛，「你怎麼能讓她逛社區？」

「我沒有讓她逛社區。」警衛好整以暇地說。「是他還在路上要她先逛社區。」

「他不能這樣隨便叫人逛社區！」

黃小姐帶我去她家拿鑰匙，說她買下邊間兩套房子打成一間，和兒子住。我的手機響起，朱先生到了。「你去跟他看吧，要買要租打電話找我，就不送你了。」

「真不好意思，我錯過一班社區巴士。還沒逛社區就被仲介拐走？」

陽光透入的午後，後棟的小套房顯得安靜清幽。見我感興趣，便拿下墨鏡，打開話匣子，說臺海危機那時，賣掉臺北信義區的房子移民澳洲，妻小還在那。回臺後，南部東部都去住過，就這裡最像國外，上山下海，隨心所欲，物美價廉，還有免費課程，打太極練瑜珈學畫書寫書法養花蒔草，剛才就是去買畫紙顏料。

「我在社區很紅也很黑。把你拐走的那個黃小姐，她用身體換生活。」

「她找上你了？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她沒找上我。但她那種女人，離了婚自己帶小孩，還說我是假房仲……」

「你是房仲？」

「我不是房仲。」他戴上墨鏡。

「如果你和黃小姐沒有利害關係，為什麼對她忌恨、批評？」

他一時語塞，便說要為我介紹環境，順便認識市場、郵局、五金行等所在，你喜歡吃什麼？我遲到了，請你在附近吃飯吃麵都有。

「我再考慮看看。」

回警衛室取證件，警衛低聲勸告：「不要住這裡。妹妹，這裡有人自殺。我等一下下班，可以帶你看比較適合良家婦女住的社區。我剛剛弄狗相咬，就是討厭他們外省人，吃人夠夠。他不姓朱，那套房不是他的，他女朋友張小姐的。為什麼一個人來這裡找房子？我是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。這裡便宜是有原因的，不是因為自殺，是聚落，物以類聚。一個人亂闖，你不知道會遇到什麼？」

警衛抽著菸說自己不是好人，有案底，吸毒販毒酗酒還欠了不少債，老婆跟人走掉。我問他毒品的滋味是怎樣，他往地上吐一口檳榔汁，「你看起來像老師，我爸媽會尬意的那種。應該也工作了幾年，有點存款吧？」我沒回話。

「沒人教你？男朋友都沒教嗎？知不知道我看上你什麼？你的手機。受不了女生都要滑手機，用 iPhone，物質需求那麼高，你那是很久以前摩托羅拉 2 G 的手機吧？」

入夜後，飄起細雨，更顯淒迷，看起來點燈率似乎很低。

「想知道自殺的在哪裡？帶你去看看。」不得不承認還真想知道，要命。

「往中庭還是往外？」

黑夜裡陰氣襲來，鬼影森森，冷意從腳心竄上，汗毛直豎，我盡力保持冷靜。

「往中庭，花檯這邊，還有前面那邊。我同事有的晚上巡邏都不敢來這裡。我怕，我八字很重。你不要看我現在這樣，以前也是一個晚上續好幾攤，酒家當灶腳在走，一千塊掉在地上都不想撿；景氣好的時候，你不想賺錢都賺錢。」

「你也住在社區裡？」

「在地的誰要住這裡！」

「住附近？」

「生病切掉大半個胃，死裡逃生，從臺北回來這裡休養。我弄狗相咬，跟你說這麼多，再帶你進來看，也可以帶你去我住的地方，或是一般正常人在住的，就是不要你住這裡。懂嗎？你住這種小套房，一定會得憂鬱症，我就不喜歡你了。你不要學那些斯文敗類，女人脫光光還不都一樣？餓了嗎？買雞排給你吃，好吃又便宜，很厚很大塊，咬下去肉汁滿嘴，只有在地的才知道。」

「已經約好還要去看其他地方看房子。」

「這麼晚了？給我騙。」

要我留電話給他，立刻試撥，我的手機當場響起，才放我走。還好是易付卡。

回到租屋處，清晨釀災的馬桶，糞水已經退了，但再次沖水仍上湧，勉強慢慢嚙下。以前買過常看到廣告的通樂，效用不彰，忘記是鹼片還是大量冰塊有救。上網問谷歌，不少陌生人經此類似劫難提供各式偏方，通樂評價果然不太好。

關掉電腦，倒入嗆鼻咬手棄置不用的洗碗精，馬桶打了幾個飽嗝，通了。

* 評審評語

本篇描述一個老師在生活、工作、事業各方面似乎都淤塞的狀況下，這看似平凡的一日，卻充滿戲劇張力。人物形象突出、文字流暢，後面對於告別式的描寫生動，擅於說故事。

——陳雪

* 得獎感言

創作如人生實難，受苦遭罪，自作孽不可活；為了活下去，想方設法剖析因緣，尋根溯源，以為霧散開了，卻更感無明；踽踽獨行，日暮途窮。作品幸由新北市文學獎而見閱，遇評審賞識，及時雨，大恩不言謝。